

青春岁月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经济匮乏，部队的副食供应也是很有限制的。为了改善生活，部队的每个连队都自己养有猪、羊、鸡，肉食的供应基本上都是连队自给自足。算来数去，人们能见到的副食也只有这些，诸如鱼虾之类的，想都不敢去想，更别说上餐桌了。

深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大漠戈壁的我们，能养几头猪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难的是，我们远离城镇，部队方圆几十公里没有地方群众，小猪崽只能靠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中繁衍。一个连饲养那么几头，到年底了战友们就有肉可吃，令人欢呼雀跃。老母猪自然而然成了宝贝，是连长的心肝，它可以给连里带来更多的肉源，每到交配季节，由专人赶着，到十几公里外的兄弟连队去找种猪。

一年夏天，连长派来自西安的刘谨辉赶着母猪去九连配种。考虑正是盛夏，烈日炎炎，有十几公里的戈壁滩要走，班长为他准备了中午的馒头，还有猪食和八只水壶。当时，我们装备的水壶，为了保温，外层包裹着一层三毫米左右厚的毡套，能很好地保护水的温度。盛夏时节，班长特意将开水晾凉后倒进壶里，等中午天热时，为人和猪降温解暑。

图片故事

婚事

□赵利辉 文/图

才满十八，父亲和母亲就操心起我的婚事，开始托村里的媒婆四处打听。等退伍回来，一切安顿好了，已届而立之年，父母一下子急了。每次回老家，母亲先是惶惶地问：“有合适的了吗？”见我不吱声，她就带着哭腔说：“你这是要气死你爸呀！”

父亲像是见了仇人：“肩膀上挂了两颗星星，心就比天还高咧，哪家姑娘配不上你！”想着父母的良苦用心，自己也老大不小了，就留意起身边的女子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和女友一见钟情，就带她回了老家。

母亲见了，忙不迭去厨房杀鸡宰鹅，父亲跟我们打了个照面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转过身就走了。吃饭时，大家围坐在桌前，父亲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虽说你俩是自由恋爱，但还得有个保媒的人两头说话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一定要遵父母之命。”

结婚的日子是父亲请先生推算的。女友属兔，当订在二八月份。先是二妮子去女友家要了生辰八字，又将我的庚帖送到女友家复合，才确定了下聘的日期。父亲那天揣了聘礼，买了两瓶西凤酒，割了半扇猪肉，用架子车拉了送到女友家。

结婚那天，家里出动了一辆轿车，盛满了嫁妆前去接新人。新人头顶盖头，上插一朵鲜花，由他哥哥抱上车。她的两个弟弟，怀抱灯盏、镜子、梳妆匣等物件伴随，帮姐姐压车。我头戴礼

好心办坏事

□许双福 文/图



早饭后，刘谨辉赶着老母猪上路了。下午三点多钟，他匆匆地回来了，报告连长：“老母猪死了。”

原来，配完种回来时，天气太热，老母猪走走停停，面对如此任性的母猪，刘谨辉也无奈何，只能顺着母猪的性子来。它趴在地上休息，刘谨辉就坐在一

旁等。就这样，天是愈来愈热，看着毒辣的阳光，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了老母猪的背上，时不时地还往母猪头上浇些水降温。谁承想，这一浇不要紧，母猪彻底趴下了窝，慢慢地没了气息。事实上，母猪是被水激死的，酷热之下，猛遭凉水，身体承受不了。

连长让七班将老母猪抬了回来，看着一动不动的母猪，看得出，连长很是心痛，他又让我们将母猪抬到一块空地埋了。

在那困难的年代里，虽然是头死猪，大家也知道这头猪没病，但连长也不让食用，是因为这头母猪为我们连繁衍了很多后代，连长舍不得。

事后，连长没有埋怨刘谨辉，反倒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他，说他为了给猪解暑，将自己的衣服给猪披上，精神可嘉。虽然，不懂酷热之下不能用凉水浇身，但出发点好的。

一个月以后，连长用圈里两头半大的小猪在八连换回来了一头母猪，猪舍里又有了新的希望。



帽、西装革履、十字搭红，立于门前，迎接新娘进了门。在鞭炮声中，在证婚人村长和全村乡亲的见证下拜了天地。

三拜礼后，我俩携手入了洞房，洞房的窗户纸早已被顽皮的孩子们打破。在大家的起哄声中，一名“花大姐”捧着一个装有核桃的梳妆匣，围着我们绕来绕去，口中念着：“双双核桃双双枣，生下孩子满地跑……”

傍晚，客人们都走了，一院子的杯盘狼藉，父亲拱着腰默默地收拾着。我劝父亲歇着去，他不肯，仍旧佝偻着腰，洗着那些油腻腻的碗碟。看着他日渐苍老的背影，我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以旧时习俗操办我的婚事的原因，他是想以此向众亲朋乡邻宣告，他完成了他承接下来的使命。岁月飞逝，当家庭的重担如一捆柴火，从他的肩头一点点抽去时，他就一天天老下去，瘦成了一根柴。

当我为人父后，从父亲那里懂得了婚姻超越生活本身的另一层意义，那就是人对生命延续的执着与追求，世世代代，生生不息。



家庭相册

太多，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，做了爷爷家的童养媳。

奶奶童养媳的命运注定了她的一生多与磨难为伍。她在苦难煎熬中经历了早年丧夫之后，就不断遭受到灾荒、疾病、恐吓以及迫害……我小时候，奶奶有时会讲起一些远古的事，我们只是睁大眼睛听听，以为讲的是故事。大些上学住校了，回到家同奶奶呆在她的房间摆龙门阵，也从未想着要把她的经历记录下来。再上学毕业后又天南海北四处漂泊，同奶奶相处的时间更加有限，我们会聊到过去的苦难，奶奶总是一句带过，那时也不知是怎样苦过来的！我也曾想着，改天让奶奶好好把她的一生都讲给我听，我得记下来。改天是哪天呢？改天就到了奶奶再也无法完整地记起她曾经的一切。

我抚摸着她的手，又紧紧地握住，她迷茫地看着我说，你是哪位啊？我说我是么啊！她说，么在广东。我说我回来了，陪着您啦。细细地看了看我，露出了笑容，你看我，么都没认出来，真是不中用了！

看她清醒些，我欣喜地拿出手机来，想留下她清醒时的对话，也想让她再讲讲她曾经传奇般的生活。她清醒一会儿又开始躁动，我搂着她，她推开我。我的录音里，只有她碎片式的回忆。那些回忆停留在她11岁前，停留在与她妈妈生活的日子，停留在生活变好后我们大家庭孩子们的身上，唯独中间那段流离颠沛，困苦不堪我最想了解的却未能再记起来……

活着健在的时候，陪伴得太少，总以为还有时间可以同她再聊聊天，把她一生所经历的苦难毫无完损地记录下来。我甚至还天真地想，再忙也得抽时间带她来我所在的城市走走、看看……转一个身，她就再也无法同我完整的聊天，唯怕我抚摸着她的脸，她也是一脸迷惑地问，你是哪一位啊？再转一个身，我竟然连她的脸也摸不到了，她就这样从我们的身边走了，头也不回……

转身

□颜学敏 文/图

奶奶病后脑萎缩得厉害，那天早上，给她喂完饭后就抱她到院坝里晒晒太阳。奶奶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好几个月，只要天气好，父亲母亲都会将她弄到太阳底下多晒晒，以免生褥疮。父亲年岁也已高，抱奶奶过门槛有些吃力，在我回到老家那段时间，把这事儿自然就由我来操办了。把奶奶抱上凉椅时，我会先在凉椅上铺上一张毯子，毯子上面放一个小枕头，只是想让她瘦弱得仅剩下一层皮包骨的身体会舒适点儿，我的心里也会舒坦点儿。

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奶奶身上，她小眯了一下，半撑着要起身，微弱的声音吃力地喊着我要回家。我说这就是你的家。她看了看四周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要回去找我妈妈。

她恐怕忘记了她才11岁时，被一个亲戚带到这里爷爷的家，就再也没回过她的老家，再也未能在妈妈的庇护下走完她的少年生活。听老辈人说，一个人在即将踏上另一段归程的时候，想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妈妈。

奶奶是作为童养媳到我爷爷家的。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，家境不好儿女又太多，往往给女孩子早早找一个婆家做童养媳，帮婆家人做事直到适婚年龄，再与男方成亲。奶奶正是在家中姊妹

工友情怀

一次难忘的演讲

□赵闻迪 文/图

那年，刚过完旧历年，厂工会就发出通知，准备开展一次迎“三八”女职工演讲比赛。我所在部门的分会主席老陈找到我：“小赵，咱们分会派你去参加，你好好准备。”我犹豫着说：“我没有经验呀……”他鼓励我：“你是咱们厂的才女，做事又认真，一准儿行，要相信自己！”

参加演讲比赛，首先要准备演讲稿，写演讲稿，就得到每个班组去采访。这次比赛的主题是“展风采，促和谐”，那就得写女职工立足岗位、甘于奉献的精神和中帼不让须眉的风采。于是，我列出对象，一一采访。

第一个采访的是放渣值班员王姐。快要退休的王姐在放渣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，无论严寒酷暑还是暴雨风雪，她都一丝不苟地做好炉渣定时排放清运和设备巡查维护工作，从未出过差错，多次被厂里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。如今，她正在带徒弟，手把手地教徒弟操作、监盘，站



好最后一班岗。

接下来采访的是地磅房的女师傅们。地磅房因为24小时不间断地给运输灰、渣的重车过磅，噪音大、灰尘多、环境差，属于比较艰苦的岗位。但走进地磅房却是眼前一亮：墙壁雪白，窗明几净，所有物品都归置得井井有条，窗台、墙角、桌上放着绿植，点缀得整间屋子都充满生

机。地磅房四周还种了爬山虎、牵牛花，青翠茂盛，开着美丽芬芳的花朵。不用问，这都是地磅房女师傅们布置的。她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花心思“扮美”工作场所，这种乐观、积极、热爱生活的精神让我感动。

之后，我又采访了化验班、放灰班、综合班的女职工，她们或是细致严谨，或是吃苦耐劳，或是顾全大局，都对自己的岗位充满热爱。

满怀感动，我写好演讲稿。正式比赛那天，上场后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我努力克服着紧张的情绪，暗暗告诉自己：“加油！”随着演讲的进行，紧张感一点一点消失，采访过程中的一幕幕画面、一张张笑脸渐次浮现在眼前，我知道，我要做的，就是把一线女职工的感人事迹告诉大家，让大家发自内心地点赞！

这次演讲比赛让我收获很多荣誉，还让我看到一线女职工的精神风貌，知道基层工会工作的重要性，促使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基层女工工作中去。